

嘉業堂  
叢書

三垣筆記

第二册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弘光

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  
元勳密語予子語里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禍從此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姪況應立  
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扶楚鄭芝龍扶益各  
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旣立置福王於何  
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時沈都諫  
盾培以此詢章都諫正宸正宸曰當光廟秦昌在青宮時  
則以光廟爲國本當光廟與熹天毅禎崇禎二廟皆絕時則

又以福藩爲國本若謂潞可越福猶謂福可越光廟也  
於國本安居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  
定首謁孝陵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禮畢問懿文  
太子陵安在遂往瞻拜

高傑

興平伯

等旣封伯袁督繼咸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

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頷  
之歎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曰臣昨過揚州  
親見高傑與黃得功格鬪本輔臣士英

萬麻己未  
貴陽人

引傑

過河宜令士英往輯繼咸亦從臾上曰其如不肯去何  
今史先生願去繼咸曰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以英斷爲用伏祈振

治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等雖驚願  
奉六龍爲澶淵之行上頗有難色姜輔曰廣

萬厯己未  
新建人

言澶淵之行不是遽爲此事却不可不時提此志上又  
頷之繼咸又請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  
降將非孝子順孫皇上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  
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信上允可繼咸往閣責閣臣  
可法不當遽伯高傑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  
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書召四鎮士英與傑又何  
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

崇禎戊辰  
遂安人

誤之而何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鍼

萬厯丙辰  
桐城人

迓之江干

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鍼廢籍中誰爲若知交

可用者大鉞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對時士英猶編  
成籍忽起鳳督茫然既知大鉞薦甚感故力薦於上諸  
閣臣皆以爲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冠帶來京一旨  
卽士英手票也

阮光祿大鉞陛見自陳江防要害娓娓可聽將退馬輔  
士英申言大鉞冤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署以贊導初  
無指實大鉞自訴冤陷謂輔臣弘圖向同班行亦當知  
之高輔弘圖言天啟年間崔魏亂政人知崔魏不知朝  
廷人知富貴功名不知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  
案一書大鉞與焉臣亦知大鉞才可用但以逆案制自  
先帝不敢擅改惟求下九卿科道公議則大鉞出亦自

光明上首肯曰會議良是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鉞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鉞賄耶望陛下獨斷弘圖曰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且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爲大鉞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

長洲許生員瑋間毅廟縊殉慟哭投水死于少參重慶

崇禎辛未

先濟南道以國變南歸與同鄉馮紳猶龍

長洲人名夢龍

貢生壽寧知縣

飲猶龍力稱瑋忠重慶曰不然若非憂貧則憂

病假此爲名耳猶龍斥其言重慶幾與大闕眾解之乃

已

劉澤清初主立潞議至是陛見欲自解免及詆東林與

江北黨誑言害己又言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自應羣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姜輔曰廣曰廣微以先日聲氣諷澤清作色曰我先帝時爲東林所賣被彈無完膚不盡殺此輩不止曰廣默然越數日疏糾呂大器雷縝祚薦張捷

萬麻癸丑丹陽人

鄒之麟

萬麻丁未

探花武進人

張孫振劉光斗

天啟乙丑武進人

等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鍼爲中外攻甚忿大鍼亦語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光時亨龔鼎孳周鍾

崇禎癸丑金壇人

等大鍼教也

寧南侯左良玉接監國詔書不肯拜袁督繼咸貽書良玉備道上倫序之順乃開讀如禮屬何內臣志孔黃直

指澍入賀實窺伺朝廷動靜也澍陛見面數馬士英十大罪且言不宜垂涎綸扉棄皇陵入朝又得張獻忠僞官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參將罪可斬上曰若有此事先帝時何不糾舉然澍猶攻詆不休時志孔亦助澍詆士英兼言文江不法聲色俱厲司禮監韓贊周叱志孔使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疏寬志孔竟釋之澍復連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糾爲正議者予言於喬侍御可聘曰以澍糾士英所謂以燕伐燕也鄭鄮不救舊輔文震孟耶護君子與攻小人同一借題耳無以澍爲鄭續可聘是之

陳少宗伯盟

天啟壬戌  
富順人

嘗赴閣請轉某翰林官姜輔曰



廣固言不可盟作色固爭曰廣亦厲色曰待年兄入相自爲之綸扉一席幾成聚訟

舊例六科侍班皆立御道側東西向而侍御則止糾儀四員列御道對御座立于初入南都見臺省徑入殿內列閣臣下又導駕科員皆面向退走不敢背向予初入南都見導駕背走爲正其誤而內員反嗔面向者行稽羣呵之又百官見閣臣言事止立階上無入閣坐者今則匡坐健談一時草率氣象殊可想見

馬輔士英方移病忽疏薦原任謝輔陞張少宰捷言二臣清執無黨又非逆案宜以陞爲吏部尙書帶閣銜捷爲吏部侍郎皆阮大鍼意也初士英以薦大鍼致中外

涕議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缺言已故張庶常溥

崇禎

辛未太倉人

可惜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酌而哭之姜輔曰廣

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子非畔東林者

東林拒子耳高輔弘圖復從史之頗有和解意及劉總

憲宗周

再麻辛丑會稽人

疏自外至大鍼等宣言曰廣實使之

於是士英怒不可回而薦陞捷等之疏出矣或曰激宗

周上疏者在籍周儀曹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周

疏爲正

左少司馬懋第陳都督洪範北行命會同府部等官從

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爲限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

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尙

幼與皇上爲叔姪可也人哂士英言

上召對北使左少司馬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與陳都督洪範馬岡少紹愉俱對上言及欵北紹愉言先帝時曾命臣使北若欵成必無今日上問不成故紹愉言使者更往則欵矣主欵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輟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陳翰林盟朗應曰可上命卹卹並察處劾新甲者六垣合爭乃止陳儀曹龍正旣陞今任竟不赴因賦詩云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汎瀾舊帝星日閉門耽讀人服其高時姜給諫應甲

崇禎戊辰金華人

李侍御模

天啟乙丑太倉人

見時事日非俱

堅辭不出

東平伯劉澤清請宥周輔延儒助餉賊銀疏時議不欲  
在外武臣干與朝政故暫停不下欲令發自言路後久  
無言者乃票發部覆

子崇禎時曾題穎國公傅友德

宿州人

宋國公馮勝

鳳陽人

贈諡爲禮科徐都諫耀所格南渡後復疏請始贈友德  
麗江王諡武靖勝寧陵王諡武莊陳給諫子龍

崇禎丁丑青浦人

人言於子謂宜入功臣廟子復爲題允忽一夕子稚兒  
夢兩官人入謁呼童索茗甚急云是功臣廟來謝者一

軀長面赤一軀稍短面圓皆有喜色聳立以俟旦告子  
子訝而詢之乃入廟日也後子得寧陵像於其家果長  
而赤但未知麗江像如何蓋二百餘年之靈不昧而假

靈於牧人之夢若此二王入廟日歷冬至歲暮春分三祭而國亡

祖宗法制多爲牽制如卹典疏請下吏部選司核其銓除功司核其功業封司題與贈廕祭葬題於禮部得請以葬事移工部至與諡則詞臣擬二兼作諡議呈禮部禮部又呈閣閣具揭請上御點下禮部外人罕見者南渡後顧宗伯錫疇萬厯己未崑山人俱一手握定後雖各還職掌惟擬諡不由詞臣請諡亦不藉閣揭止部疏題請而已然部疏奉旨人得共見而開國殉難慘死三案累累數百得以數月告竣者亦緣轉折少也但非祖宗其難其慎之意恐滋徇濫

張少司農有譽

天啟壬戌江陰人

先歷任漕儲道上召對時撫

寧侯朱國弼力爭漕運總兵不可罷有譽不與辨惟歷

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

是以周司農堪賡

天啟乙丑寧鄉人

久不到任轉陞有譽爲之

識者謂且啟阮大鍼等轉陞漸也勸有譽力辭不能從

于忠肅謙

永樂辛丑錢塘人

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

稱謙族子得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黃侍御

澍亦由徽籍移杭籍遂爲嵩後之英謀求改伯徐冢宰

石麒等疏卽澍草也子獨以爲不可曰以忠肅功卽公

侯之非濫而況於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

侯華高

和州人

卒無子納券墓中乎乃以加遠不可知之

族裔耶時陳中允之遴

崇禎丁丑榜  
眼海鹽人

心黨之英又援安

卿伯張興

壽州人

姪勇世襲例張都諫希夏

崇禎戊辰  
蒲州人

折

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遂詘

馬輔士英與姜輔曰廣同詆上前曰廣曰皇上以親以

序當立若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

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朱統鑲

南昌府  
南昌府

以宗貢寓京

師遂疏糾曰廣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寶而入

顧宗伯錫疇署銓日復諸言官起廢疏如金僉憲光宸

楊編修廷麟

崇禎辛未  
清江人

詹侍御爾選

崇禎辛未  
樂安人

皆一時

名流他如徐侍御殿臣

崇禎甲戌  
鄞縣人

以年例胡大行麒生

崇禎戊辰  
德清人

胡秋曹江

崇禎戊辰  
孝感人

以部擬科員俱未蒙欽

點而概與賜環又如陸

樞曹奮飛

崇禎辛未宿遷人

以耳重久

廢爲懷遠侯常胤緒

開平

王奇薦而亦與起用又於復疏後

自薦馮侍御明玠

天啟壬戌青浦人

等數員一併題用尤非禮

若沈給諫迅已蒙毅宗環召獨不入啟事後闖門殉難

馬輔士英初亦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

劉入阮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無多

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

臺喻阮也

顧宗伯錫疇署銓爲章都諫正宸熊給諫汝霖疏謫後

以削溫輔體仁謚爲張侍御孫振糾又以署銓不簡爲

何侍御綸糾正宸與孫振等皆不同道兩路夾攻一人



而已

部起孫宣督晉戶部右侍郎命另推內旨也先二日內傳王文選重至云欲換本旣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復挖補痕宛然聞阮大鍼語人曰我阻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時馬輔士英謂大鍼冠帶已復且因薦叢議意稍懈至是忽因祚昌薦傳陞今官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鍼杯酒慇懃意甚感此番傳陞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

陸給諫朗家居留都以例推留用人疑其重賄內臣得之若徐太宰石麒所云奉差督餉挾妓飲西湖則風聞

誤也石麒麟通內被留朗亦疏詆石麒麟巧織賊欸并

及章都諫正宸以正宸書朗名於掌示石麒麟故例轉也

卒得留先是江陰李令哲

崇禎庚辰

未入都有妾弟主內臣

田成家不告令哲託爲求吏部致公言於朝稱敵門生

又有中城兵馬司朱陽先以郭寺丞維經

天啟乙丑龍泉人

薦得

與考選又託內臣孫元德爲求御史故石麒麟以此詆朗

陸給諫朗留後復疏糾徐冢宰石麒麟有不可寬斧鉞之

誅一語時熊給諫汝霖

崇禎辛未餘姚人

素敢言朗同籍同官

也以差行陳中朝敵政甚悉一日朗餞汝霖於家適科

鈔至朗一讀一擊節及讀至一官外遷輒嘗當事爲可

殺二語相視默然旁觀者笑之

徐冢宰石麒疏糾陸給諫朗侵及內臣及子告閣臣知  
內臣恨之擬旨甚峻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以優禮遣  
耳遂得溫旨歸

文正一諡舊不諡死節者倪宗伯元璐弟與子書曰曾  
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亦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  
以諡先兄可乎予言於管少宗伯紹寧以爲然遂與劉  
中允理順俱諡文正方侍講孝孺洪武徵辟寧海人諡文正倣  
此亦以先有正學先生稱也

建文諸臣贈官皆予與張儀曹采崇禎戊辰太倉人所定采議

贈魏國公徐輝祖王爵予以光山擬采撫掌稱快華銓

曹允誠天啟壬戌無錫人慎重王封乃改贈太師時金川門卒

龔詡獨未得諡采以爲恨予言之管少宗伯紹寧紹寧

謂不便續請予曰卓忠貞

名敬洪武戊辰榜眼瑞安人

以私諡作公

諡採輿論耳今詡私諡安節但須吏部贈官時援忠貞  
例題作公諡可矣采請於允誠遂得諡又靖難諸臣子  
諡幾百餘人皆紹寧所定或疑此案太濫宜稍裁予曰  
若自我輩手定當少爲貴耳旣予復奪可施之諸忠耶  
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靳也寧諡遂止

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諡者得之自王忠愍承恩與  
李恭莊鳳翔始然承恩從先帝縊破例非過鳳翔雖城  
破自刎止依嘉靖贈雲騎例可也

予請諡開國靖難慘死三案格於崇禎時禮垣徐都諫

耀成於弘光時管少宗伯紹寧耀與紹寧皆寡學然耀  
恥下問每與言三案堅執不行獨紹寧虛懷初欲以謚  
建文諸忠一案託予擬稿予以各有司者力辭及謚此  
案後聞人議其稍濫遂親過予寓以謚開國及慘死兩  
案懇予擬稿予嘉而允之後謚惠宗諸子弟亦然皆得  
報可視耀度量真天淵也

開國慘死二案人少題覆較易惟建文諸忠一案多至  
數百禮吏二部艱於繕寫故久閣予時爲工垣都諫力  
言修祠是某職掌移文屢促之且言於二部諸司官始  
題允祠猶未及修予以陞任奉差而國旋亡矣若稍遲  
之便成諸忠一大缺典

姜輔曰廣力爭阮大鍼不可用與張九齡先見何異但疏內歷暴毅宗用人行政諸失則過人臣以身殉國尤當因其大節諱其宿過況人主乎

上之得立實由四鎮然當日欲舍上立潞王者乃姜輔

曰廣呂少司馬大器與錢宗伯謙益等也若倣英宗

正統

順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

承樂辛丑東鹿人

等之戮諸臣何

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譴責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及

上寬仁卽位後從不追咎異議一日馬輔士英言及立潞王事上曰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黃儀曹端伯

崇禎戊辰新城人

考選時初擬授科以生平喜釋

中用二釋語故得部後卒死難

章奏外官由通政司京官則由皇極門竇封奏聞文書房內員收之例無副本九月間新考選科道內員忽索副本云恐內中有言及馬相公與我內員者後爲前輩臺省執不與己之然亦足知內臣權臣之橫矣

宣城人劉振著書甚富經年矻矻子見其所著國史雖筆非高健然已有成書又振嘗言東林所持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非彼三朝要典之假借當非其所借之人不宜非其所借之言又言劉學士三吾洪武徵辟茶陵人因懿文太子薨太祖欲立燕王以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對故惠宗得立今惠宗旣上廟諡三吾亦宜諡言頗可採

管少宗伯紹寧謚建文諸忠皆準殉國忠紀周儀曹鑣所纂也內左僉都御史司中不屈成祖命以鐵帚掃其肉死最烈殉國忠紀內遺此一事遂不得贈謚

世廟時革諸戚臣世襲爵止其身至是皇太后弟鄒存義封大興伯子世襲非制也人無知者

郭侍御貞一崇禎庚辰惠安人考選時以俸未及瓜擬部旨改

道人疑馬輔士英有力後糾劉納言應賓萬麻癸丑沂水人犯

士英所嚙被謫人始服其正貞一謫後以辨疏上內臣

以爲謫官疏應從通政司入宗納言敦一崇禎辛未宜賓人以

爲故侍御仍應從皇極門入疏遂不得上貞一首糾從

闖諸臣後降北仍爲御史



往例閣中票擬必請裁首輔故鮮矛盾馬輔士英爲首相終不曉此制如諸舊臣子孫紛請贈諡王輔鐸以爲

杜其廕則自絕故多駁乃士英又票允如北都公侯先

降鬪賊見殺者俱請卹懷寧侯孫惟藩

天順時都督孫鐘裔大同人

子請卹不許乃以同降同死之新建伯王先通又同日

批卹甚至贈成國公朱純臣

永樂間都督朱能後懷遠人

王爵比之

張輔

英國公祥符人

殊駭聽聞一廕而允駁殊一贈而予奪迴

其顛謬乃爾

弘光元年正月朔上退朝諸寺人設宴爲上慶賀在某宮值天晦上意不懌諸闈競趨下堂除窗格上曰不必除朕此處坐不久諸闈失色聞之政府皆駭爲不祥後

果驗

顧宗伯錫疇署銓開單坐缺批送王選司重重概不從以手書與亦不答錫疇怒疏糾之咸謂曲在錫疇吏科章都諫正宸疏留重然猶密語予曰吾疏中不敢許者清耳予問故曰渠先任北都銓曹時素有物議後重卒以正宸有異言告病去

阮司馬大鍼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嘗語沈都諫脣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卽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卽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干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又云某人求監紀初饋金五百不納再贈千金亦不納直至二千

用以充餉又語人云考選某某以二千金相送推之不去往我居省垣時兩人各送一卮皆白物耳今則黃爵二進或二對不納不已無恥孰甚噫若輩無恥固應厭薄然身實爲貪作此鄙夷奸狠出人意表

管少宗伯紹寧署禮部初擬謚孔輔貞運文恪文恭奉旨有旣無瑕德亦無表見等語不允至是紹寧忽改擬文忠貞運爲相醕謹無短長且以天年終何云義憤因駁加美伊子夤緣力也前二謚當

往時南糧南餉以給官俸軍糧常苦壓欠不給上卽位

後楚鎮及四鎮

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

頻以匱告而司兵惟務

姑息不知汰無用核虛名楚鎮兵五萬餘需銀一百八

萬四鎮兵各三萬需餉二百四十萬本色一百萬五鎮不足恃且還爲我虞居重馭輕有京營六萬需餉一百二十萬鎖上游控江北復有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兵十二萬計餉二百四十萬合之七百餘萬而川楚東豫督撫鎮不與焉然而監紀多鎮撫所題以備使令且皆齷齪下流敢有核虛冒一議汰練乎借警咆哮甚而截刼乃大司農綜計所入止六百萬關樞俱在焉而七百萬外有俸祿國用之增六百萬內有水旱災傷之減太倉旣無宿儲內帑涸無可發漕糧改折此盈彼詘至利臣言利當軸以爲奇謀力主童生納銀沿海開洋之說喑鳴叱

咤力詆人爲迂腐而決行之所入幾何而珠池一內臣屯洋兩撫臣數道臣及中軍取用不可勝計其供饋役使所糜尤不貲於兵餉所濟幾何

自燕京定鼎南都宮闕墜而不新衙宇亦日從凋落而外解錢糧率急大農而緩水衡上嗣立金陵百役並作部庫如洗不得不開事例副貢納貢已恐後來壅仕途中秘減銀納者麇至繡衣大扇招搖道途至後府部首領郎官寄徑也二千金卽得之待詔清華府判民牧一千金卽得之光祿之署設官數倍有官有俸不免陰償迨大工旣畢中外執例關請嘗閱司空割放從工垣挂號者軍火器械十不及一而內員之請討十居六七衙

宇之修葺十有二三如銀作局工匠千名人日給工食銀一錢二分每月支銀三千六百兩工食如此所打造金銀又當如何錦衣監房修造至價銀一千五百兩光祿寺廚房至八百兩獨無可節可緩乎其餘監局靴帽冬至獸炭至銀二千種種皆援全盛舊制泥沙之用終爲名器之濫耳後府判爲銓部執停府部首領待詔盡改中書然不免爲失大信而愚小民矣

婚禮錢糧出戶工二部合京兆共措至二萬餘內府執言不足禮冠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錢珠及重一錢五分者數百粒又一錢及五分珠千粒監臣商人估價數十萬司空工垣言之俱不允後司徒合司空京兆公疏

會計目前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餘萬  
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乞上減定冠價得旨定  
爲三萬所減不啻十之九

京師選淑女人疑爲宮嬪競規避後知備后選方競出  
五城每城不下百人命監臣彙選乘輿魚貫金彩紅紫  
奪目初得之人言一黃氏爲冠入內以失投推算人一  
刺作崇退出再選內豎坐名索馬中書女聞此女色藝  
雙絕選時故欷其頸作斷尾犧雞亦不入選

彭樞曹遇颺

崇禎癸未沂州人

以內傳忽改授御史巡按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題差不必總憲馬輔士英所爲欲布心  
腹以籍潞王也或曰遇颺通內徑取上傳耳遇颺旣得

旨凡浙紳謁賀銀幣悉納足跡未離國門筐篋燦然矣

王齊撫燮王東撫濛

萬麻丁未益都人

辭朝後皆懼怯不行觀

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

北使左少司馬懋第等之遣也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又賜吳薊國三桂及陷北諸臣詔諭通和意懋第將行予以同籍至交與深語問使指若何以不屈對予曰成事貴於死事君不聞富鄭公對遼使語乎昔北使時方卧病車中聞北詔至卽起拜凡以圖成事也時予以今日之事自立爲貴所以通欵爲緩兵計耳不用詔用書以敵國待若至彼國時以代先皇帝復仇爲辭



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與議欵若驕蹇不從則罵敵而死未晚也言未竟懋第慨然曰彼吾屬夷非遼與宋比雖富鄭公膝亦不可屈予服其理正遂不竟所言至燕京議見攝政禮同行總兵陳洪範等皆言欲全國以全身必屈膝乃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曰吾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何言屈膝懋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卽爲不辱命語故持初議甚堅而洪範畏禍且潛通攝政左右故獨得南旋懋第等已遣復追還改館太醫院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魂後有續議遣使者上曰我往彼拒祇取辱焉但圖內治可矣然空言無益也

左少司馬懋第等北使爲犒師爲祭山陵訪東宮二王  
踪跡其奏據探官探視先帝梓宮以三十六人周后以  
十六人昇至田貴妃墳上民贖錢四十千開隧道安厝  
此山林局也東宮二王鈔有北示云有一男子自稱太  
子至周奎家入見公主主爲先帝手砍折臂未死也此  
人掩面哭公主不相識奎入奏令侍書朱國詔等及爲  
太子醫癰內官等辨認皆以爲非惟一管池內監三武  
侍衛武臣以爲是及見袁貴妃貴妃云太子有四虎牙  
牙根甚黑今無此非也發刑部審因欲置僞太子死恐  
眞太子藏匿故留之令父兄出首此東宮之局也二王  
杳然後陳洪範歸言皆爲闖殺亦未確

忻城伯趙之龍有疏薦逆案陳常少爾翼

萬厯丙辰山陰人

戶

科吳給諫适

崇禎丁丑長洲人

時移署吏科鈔參其非之龍怒

疏爭之然張太宰捷不顧也仍奏起用爾翼時楊納言

維垣

萬厯丙辰文登人

由逆案雪然不欲多雪每語人曰若不

應雪爾雪則雪者不光故爾翼雖題用終不登啟事

蔣侍御拱宸先帝時疏侵劉東平澤清澤清遣人刺之

途以不遇免至是復官澤清出不遜語故獨不登啟事

鎮臣之能奪權臣柄如此又先任宋少司農之普曾薦

錢宗伯謙益等冀取容門戶復爲章都諫正宸厭薄鈔

參之至是夤緣張侍御孫振黃侍御耳鼎疏薦求起用

亦以見惡澤清寢後仕北爲戶部主政忽堂忽屬又澤

清惡得其正者

解司寇學龍再以從逆六案上兼請停刑蓋爲光時亨與周鍾緩須臾死也恐馬輔士英不悅或再駁適士英援例乞罷方註籍學龍不過止過王輔鐸密商疏上批允有詳慎平允褒迨士英見揭則旨已下矣疑學龍欺已會訊僧大悲獄阮少司馬大鍼與張太宰捷怒楊銀臺維垣等言早晚當有疏學龍遂移病初大鍼入士英幕多微服小輿每學龍以和衷語進大鍼輒屬垣聽乘機中之有以也

阮少司馬大鍼語人云皇上早朝宴罷何云溺聲色乃門戶諸奸以此誣讎君德耳又張侍御孫振云皇上御

諱爲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識乎此萬年祚也其相率蒙飾類是

御名由崧

阮少司馬大鉞意氣軒驚侵撓銓政其門如市馬輔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爲奇貨或有未經考授徑補推知者或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掣缺者重以劉文選應賚賣官鬻爵恃二人爲墻壁張太宰捷畫題而已或夜榜大鉞門曰闖賊無門疋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兀直犯神京又爲對曰闖用牛明用馬兩般禽獸清用銓明用鉞一塊金錢其爲人惡若此

阮少司馬大鉞爲都諫時與魏都諫大中

萬曆丙辰嘉善人謚忠節

以吏部一缺相迂然大鉞資俸居先迫之去者過章都

諫正宸嘗言之至魏忠賢殺大中謂爲大鉞陰行贊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復何所求而若敖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讀恢復防江二疏良爲惋惜若張太宰捷居官清幹居家孝友尤不當抑及爲冢宰追怨東林刺骨且以諸勳臣及士英大鉞薦已一切推陞悉聽頤指又起用張侍御孫振袁侍御弘勳

萬厯己未慈谿人

以亂國是若非一死不免

鮮終

崇禎癸未歲左帥良玉憚賊勢鴟張託言餉不足將就糧南畿阮司馬大鉞時猶爲民以招其年姪侯生方域與交不赴素恨之遂言方域與良玉善將內應方域貽

書誚之內云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至是乃驗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鉞別大鉞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爲政耳歸語聲氣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起同文之獄也又曰周鍾光時亨自有公論周鏞無死法惟雷續祚當正大法耳其橫恣如此

王選司重旣與徐太宰石麒麟相繼去以張太宰捷代捷雖有守勛臣柄臣中人要人挾恩勢爲請託更承以委靡多欲之劉選司應賓閩浙監司盡行變置一應人託一飽已欲初尙價廉漸之湧貴如閩中一道一農部以

七白金倖得之命甫下而丁艱一候補監司卽以李元  
功力用千五百金得之命下三日暴亡京邸不三日一  
人又以二千金轉補價日增而取如券如此以後凡係  
道缺價率三千金缺美更增遂無復公道至於卑秩推  
陞截選非官覓利卽吏受財又臺省公疏云計典廢錮  
斷不容推用以遵祖制明旨方允而察處閑住各外官  
或補或陞中人敢爲請託銓部敢於違制應賓竟得美  
轉不數月自常少而掌銀臺郭侍御貞一抗疏糾之反  
謫朝政如是何得不亂

劉選郎應賓狼籍每以關說籠絡言官欲箝其口予醜  
之絕不往見應賓心疑一日遇予於張都諫希夏座問



曰不見數月矣予曰言官多見則苦銓部公欲自求苦耶應賓默然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鉞門見一司闈者問曰主人在否闈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爲一歎

韓贊周以守備首翌戴掌司禮而從龍則有屈尙忠田承來自流離甚貧故好賄且多妄動而自北來者亦皆窘甚競乞差討缺非營催錢糧則開缺厥往有乞三者缺者至此竟開單送選司云某人乞與考選某人乞與某府某人乞與某道雖一時哄然然徐冢卿石麒去而此輩益張當軸更與之比贊周云我未見闈臣與內臣

稱雁行飲酒者可歎也

吏部起原任唐總憲世濟

萬麻戊戌  
烏程人

原官管左都御史

事李總憲沾

崇禎戊辰  
華亭人

方現任忽起一先任者爲逐沾

地也時掌道張御史孫振貪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勸沾疏糾以一去爭之於名高沾不能從

舊例現任加銜陞任卽停張侍御孫振加僕少復援登極恩例以三品服供奉至是矇封二代功司無敢駁者

王輔鐸當高姜其事時持內傳與廠衛甚力又力言蔡

奕琛

萬麻丙辰  
德清人

張捷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

曰吾錚錚自樹則此集傳否則覆瓿耳誓不學周溫輩以貪奸貽唾也及奕琛等秉權意稍折至是以票擬從

逆爲公疏暗摘劉侍御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得已一日  
三往兼調停於內方留中至是宣諭入閣

王輔鐸工於詩然票擬非長擬旨或四字止曰煩聒可

厭或單句止曰入監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綸

崇禎丁丑  
英山人

疏陳文體票有鬼語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漢人胡語等  
句皆笑柄也一日票外廷諸疏皆爾之姜輔曰廣從容  
言曰外人以爾同內臣呼如何鐸大怒曰書言爾有嘉  
謨嘉猷入告爾后亦內臣耶是日諸疏票爾者不絕他  
類此

舊例銓曹一缺必用部屬及推知之無議者自武樞曹

備

崇禎丁丑  
蘭陽人

以謫處舊令陪推反蒙欽點而此例遂破

同鄉王輔鐸始也若熊樞曹人霖

崇禎丁丑進賢人

以察處舊

令點尤異

王輔鐸初入閣爲誓文告關聖守頗介然其後稍稍易也喜作詩文中多奇字每客過則出而讀之且讀且解設宴無倦色間或解膊揮豪字作龍蛇狀雖兒童輿卒請之欣欣也與後進札輒自稱弟爲劉東平澤清作序呼其母爲老伯母人謂謙而失體

吏部尙書缺馬輔士英欲用張司馬國維以國維和易且爲劉總憲宗周糾也阮少司馬大鍼以國維爲給諫時所薦所糾皆與聲氣合故欲用張少宰捷內傳忽出士英撫牀驚愕自此始憚大鍼矣子時與張都諫希夏

在坐捷雖喜猶顧予兩人曰此某朝某人留意殊不安也

誠意伯劉孔昭等思欲入閣且援國初徐中山王爲中書右丞相例不知此帶銜如唐郭汾陽兼同平章事非實任也後以輿論不許馬輔士英亦不欲入相之謀始折

袁侍御弘勳疏糾三案爲已故王之案

萬厯辛丑朝邑人

孫慎

行楊漣左光斗現存吳姓鄭三俊等欲勅部院正罪餘附和諸人一併勘議得旨事屬已往且經大赦不必追論時馬輔士英富貴已極惟包攬交結思永固福祿而已貪庸誤國不殺人者士英也貪奸誤國又思殺人者

阮大鍼也

沈侍御宸荃

崇禎庚辰  
慈谿人

以大行考選鄉人愛之者曰馬

相君方收俊又爲用請以千金贖宸荃佯色拒之已是  
人復至云不必金但微服投一門生刺立千金券可也  
宸荃曰空言恐不足取信微服相見恐累相君且始以  
賄進相公亦安用此齷齪人爲已赴考得臺初疏爲閣  
臣側目復見忤同鄉及掌道不六月外轉外轉疏將上  
其書辦童姓者曰部疏上惟內閣可挽願代措千金但  
乞發一門生帖耳宸荃曰若用書辦千金我將爲書辦  
用且向不肯作門下士今有急相投彼豈相信遂得外  
彭侍御遇履以倖進且濫鬻官爵縱兵激變僉謂年例

常用遇颺或陳侍御潛夫

錢塘舉人

不則王侍御孫蕃迺遇

颺爲馬輔士英所庇潛夫孫蕃欲重處遂議用游侍御

有倫

崇禎庚辰婺源人

賀侍御登選

崇禎甲戌鄱陽人

有倫屢疏忤時

登選則與黃侍御耳鼎糾薦相左者經數日又易有倫

以高侍御允茲

崇禎甲戌利津人

臨開送銓部則又以沈侍御

宸荃易登選宸荃居鄉遇廢籍袁侍御弘勳薄弘勳以

爲不同道當處而掌道張侍御孫振又憎其疏有黨邪

醜正四字故外

張侍御孫振嗜賄某侍御面乞某差屈二指孫振以爲

二千開顏諾之次日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若賄

差當糾某侍御失色退

沈侍御宸荃例轉喬侍御可聘過慰之曰目今所忌而欲除者仇怨也次異己次中立次將及調停但須考察時作一網空此後似併歸一路矣然畢竟自相蹄齧又一闕散耳時東林現任已同抱蔓惟在籍未處故張掌道孫振請以改元察雖京察有期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遷劉侍御光斗袁侍御弘勳以資深不得皆恨故可聘及之

沈常少肩培論祭周藩歸浙邀友陸雲龍

錢塘人

同行雲

龍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變作今又行矣時事如何肩培曰君以爲何如雲龍曰似乎要敗肩培曰還似等不得要敗時蔡少宰奕琛起用予謔肩培曰同鄉



至僉院入掌矣肩培曰弟今日上策當循序遷一冷曹耳僉院豈可爲耶不爲用則速敗爲用則敗稍緩然名位俱失予卽不能出上策何至出下

喬侍御可聘掌河南道有同鄉門生以一盃鐫號進三往皆却吏垣章都諫正宸尤峻一同鄉託沈常少肩培轉致書札肩培笑云老虎頭上敢抓癢耶又曰他人怒時可畏惟章格庵笑時亦可畏一時掌科掌道清操凜凜

闖僞防禦使武愷

崇禎癸未涇縣人

至徐張示謂自爲字成爲

丞避李自成諱也郭僉憲維經先爲廷尉時以刑部未解審止送招畫題遂題請故動色疏爭駁愷不宜死蓋

未見此示也時鄒少京兆之麟涎僉憲缺峻保國公朱國弼糾其庇逆遂以此去

楊納言維垣巡按河南時以祥符季邑侯寓庸

天啟壬戌泰興

人首薦故此番又列名薦疏與虞給諫廷陛

萬曆丙辰嘉興人

等並列後吏部復疏以廷陛等復原官而寓庸不得復銓部止云候服闋起任煩劇蓋因言官前以貪糾故難之也時寓庸守制聞報卽解衰絰易烏紗帽圓領角帶與親友宴旬餘

傳給諫櫬

萬曆癸丑臨川人

當天啟時連疏糾左僉憲光斗魏

都諫大中等誠過然狎邪之汪文言自宜糾解給諫學龍曾爲予言一時頗稱快後因糾魏忠賢服闋後終璫

世不出乃以殺光斗等爲梟贊導者亦過張太宰捷屢稱其枉然不起亦不雪或曰崇禎時先經楊納言維垣疏謫意不許也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有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等語幾構大禍上召對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御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鍼欲阱諸異己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

蔡輔奕琛自是才人其入相杜銅臭入部院詞林杜納

貢選教職罷冒濫職方禁部劄參遊守把爲害地方嚴核請乞及銓選之僞冒者又嚴束金吾不許添役收受詞狀亦有一番釐振惜腹心已潰支吾何補且大節已喪不足錄也

陳侍御丹衷巡按湖廣未行時丹衷與馬輔士英密周儀曹鑣繫獄託丹衷致書幣求解未投被厥役緝獲故例轉長沙知府

許定國欲圖高傑多選諸妓以二妓糜傑一兵又選四豔妓侍傑及中夜伏兵發一兵已爲二妓所掣故敗

福建郭文宗之奇

崇禎戊辰海揭人

以庶常散館儀部轉今官

王輔鐸素與之奇善因陸直指清源

崇禎甲戌平湖人

疏薦徑

批還翰林且超擢舊例所無也尋以張撫軍肯堂有言復調外忽內忽外有同兒戲

舊例言官賜環必需建言由京察得者三人戴給諫英

崇禎甲戌宜興人以房師薛輔國觀累既例轉復祭處不謹賜

環後糾韓翰林四維崇禎辛未嵩縣人從逆不應復官又糾王

濟撫熒王東撫滌不赴任頗鑿鑿吳給諫希哲以察降

賜環後氣稍平言不欲爲己甚惟楊給諫兆升天啟壬戌武進

人以醇謹稱

或構予於張太宰捷謂將峻吳給諫适糾之子聞而笑曰予生平從不爲此昔作刑垣時被謫有同郡徐都諫耀僕語人曰我主居言路久每後進有言必過商獨李

不然知有今日久矣又喬侍御可聘夙稱莫逆然亦不相商嘗語之曰吾所言平則無可商若戇則內斷耳脫與知己相商將令我卑之愛官中之愛身抑高之愛君父乎生平不受人教乃教人耶搆者爲慚阻

舊例六科抄參皆於部復時入疏中上聞然用人行政大事則以疏爭鈔參其瑣務耳張都諫希夏時爲吏科獨以鈔參爲常如戴給諫英等皆察處不宜與建言同環召又陳都諫爾翼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宜以逆案錄用皆不具疏爭止以鈔參結局又已隱其名而以移署吏科之吳給諫適當其咎皆巧卸也迺下獄胎此

甲申十二月間高鴻臚夢箕

河間

僕穆虎自北而南中

途遇一稚子挾與偕薄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謬云我王子旣益狎乃易語太子行抵京師望孝陵輒伏地哭夢箕初猶疑留與深語每言及先帝先后則長號又問闖賊入宮何以呼爾稚子涕淚交下故作羞恨狀曰兒我間媿媿宮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之初欲疏聞繼謂此先帝肩出恐不免密送杭州宅內稚子至益驕每酣飲則狂呼間大言濶步夢箕姪不能進禁也懼書達夢箕箕亦懼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人已嘖嘖矣不得已於正月疏聞上亟遣內臣馮朝進追回至紹興方及命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舊日東宮講讀等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中允正宗

崇禎戊辰  
安邱人

李司業景

濂皆云太子眉長於目而北使左少司馬懋第密疏至亦云北有一太子不知真偽詢西宮袁妃妃曰太子有虎牙足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合繼問講讀何所則誤指端敬殿爲文華殿問講讀先後則誤以先讀爲先講問講讀既完所寫何字則以孝經爲詩句問字寫幾行則誤以描摹十大字自寫小字於旁爲全寫又問當日講讀曾問難數次尙記憶幾何曰不記又問講案上何物曰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識也已戴給諫英前問以崇禎十六年曾廷鞠吳昌時攜皇太子於中左門何事何語又問嘉定伯何姓何名亦不能對時眾猶無言惟閣臣鐸大言曰假遂退未幾李總憲沾同數人升階始



踞地乞憐自云王昺孫之明非太子爲穆虎所教手書付沾遂據實奏聞午後上召對論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淚落連拭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眞卽迎入大內仍爲皇太子誰知又不是慨傷久之

王之明再訊張侍御孫振命搜穆虎衣得高夢箕姪高成家書內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等語時之明與夢箕未到而穆虎又堅云不解問之乃新自杭郡至猝被執猶未授夢箕書也遂奏覆至是乃命各官鞫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甫訊黃得功提塘前忽出所刊疏有先帝子卽皇上子若速處治恐東宮諸臣卽識認亦不

敢出頭取禍於是旁觀益疑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王之明三訊三御史登大理寺堂安聖旨於中三法司與錦衣衛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皆由張侍御孫振李總憲沾雖堂官亦唯唯而已夢箕等既到咸以甘言誘之明以嚴刑加虎然明旨所云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并主使附從實繁有徒數語皆抵死不供也先是夢箕曾爲史閣部可法買硝黃人疑欲阱可法至是夢箕無所及惟口誅之明仰天歎曰我爲無賴子所愚耳然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也法官無如之何乃以提高成等請

王之明四訊時高成已自杭郡解至復嚴刑鞫所言閩

楚含糊而已回奏命再訊夢箕惟請死是日夢箕與之

明始刑張侍御孫振等持閩楚語甚堅獨葛廷尉寅亮

萬厯辛丑  
錢塘人

密言曰公等度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

龍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搜剔則

激變耳孫振等始微悟言之士英自此不復究矣初高

司寇倬

天啟乙丑  
忠州人

擬稿必請正寺院三御史亦往而孫

振縱筆塗抹手自爲稿入告皆其所擬也

童氏自河南至謬云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

末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爲曹內監時有東

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

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爲記今在甯家庄語甚

鑿鑿妻信之跽拜如見后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童氏  
由此愈驕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畧輒詬詈掀桌  
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  
駭笑至京上以爲贖命送鎮撫司鞫初猶云真及刑拷  
乃云周王如誤聞周王作帝故錯認耳說者謂不訊之  
禁內而拷之獄中非禮也童氏將至馬輔士英具揭帖  
請於上言皇上元良未建奸黨宗藩尙懷覬覦若此信  
果真當先迎童氏歸宮密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皇子  
以消奸宄若謂童氏流離失散不便母儀天下則當置  
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爲項羽  
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爲亂兵所掠終身訪求

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爲金擄韋終迎歸邢亦  
遙加后號古帝王遭時不造如此等事多矣況童氏寄  
居外家又何嫌焉疏成以從龍諸臣皆云詐僞且潛邸  
宮人無生子者遂止至是復刊其疏欲自明然人終不  
信也

王之明以僞太子至少司農何楷

天啟壬戌  
鎮海人

同驗時見

阮司馬大鍼等軒驚狀密語予曰若輩目無人主矣太  
子其懼而少戢乎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贖因疏  
請毀得功刊疏允之

上寬慈寡斷羣小相倚爲奸流言喧民間故一聞太子  
至皆喜而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輔弘圖徐太宰石

麒劉總憲宗周輩又無立朝者故愈疑愈辨亦愈辨愈  
疑上不得已發馬輔士英留中疏昭示臣民疏蓋初聞  
太子至議保全者也然無信者

上以三月十九日忌辰祭先帝先后於奉先殿舉哀羣  
臣皆祭太平門外以東宮二王附祭時羣臣多哭失聲  
誠意伯劉孔昭哭畢昌言曰阻駕致先帝崩者光時亨  
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天之恫言已又大  
哭將散阮司馬大鍼始傳呼而至

姚學士希孟定慘死諸臣謚止及楊副憲漣

萬麻丁未  
應山人謚

忠烈而不及左僉憲光斗

萬麻丁未  
桐城人謚忠毅

又止及周銓曹順

昌

萬麻癸丑  
吳縣人謚忠介

魏都諫大中而不及繆翰林昌期

萬麻  
癸丑

江陰人周給諫朝瑞萬厯丁未南與周宗建袁化中萬

謚文貞人諡忠毅黃尊素李應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優劣然

楊左並稱何得獨遺而宗建以力伸王僉憲德完萬厯

廣安與大中相詆議本錚錚况連參客魏大中亦心折

所云上殿相爭如虎謂何而以此見遺若昌期此言可

斬一語詆葉輔向高萬厯癸未或過激而光斗於李選

侍以垂簾聽政相侵雖夏銓曹允彝崇禎丁丑亦病其

過自不能諱也

崇禎時言者屢爲左僉憲光斗等請謚皆中格子亦言

之南渡後予復申其說時阮少司馬大鉞輩方用事嫉

楊左如仇黃侍御尊素子宗羲等抵京將爲父請謚見

時勢不可決計歸幸子前疏內慘死一案原合正德與

天啟並言故禮部復疏前列蔣欽數十人而後及光斗

輩當事者不疑一概批允於是光斗與周中丞起元萬

辛丑海澄人謚忠惠繆翰林昌期周給諫朝瑞暨四侍御袁化中

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皆得謚而萬工曹燦萬麻丙辰

忠顧副憲大章萬麻丁未常亦與卽諸忠後人亦自謂

意外也

虞給諫廷陛當魏璫方熾時有要典旣明紛囂宜息一

疏挽救良苦且所糾乃孫司農居相萬麻壬辰而逆案

中誤謂糾趙太宰南星故徐冢宰石麒夏銓曹允彝亦

爲稱冤又呂司馬純如萬麻辛丑原無頌疏而逆案誤



以爲頌或曰純如實有頌因霍戎政維華見璫當敗爲  
削去之亦莫須有也一起一雪皆各有辭惟喬撫軍應  
甲撫秦貪亦與復官公論非之

毅宗聞城破傳殊諭至閣命朱成國純臣總督內外諸  
軍託以東宮會閣臣俱出遂留之案上然純臣不知也  
已李自成入見之故純臣卽日被殺至是忽命贈王比  
之張輔說者謂伊子元臣南竄議處懼不得襲故欲崇  
純臣以自爲地也

近例撫軍皆陞亞卿間陞納言廷尉則稍抑之矣至是

應安程撫軍世昌

崇禎辛未  
光山人

忽陞太常蓋因爲民阮大

鉞先往謁世昌不親答而送刺故恨將重處世昌託大

鉞婿救解乃已名陞實抑之且爲朱撫軍大典

萬曆丙辰金華

人也

李翰林明睿

天啟壬戌南昌人

當闖逆入都會被夾後仕北爲

禮部左侍郎其謚先帝懷宗端皇帝備十六字又謚周  
后端皇后皆所擬也已以失儀削職遂泛海南歸疏中  
所言逼勒入朝見小酋不拜幾被殺幸乘間逃歸者皆  
飾詞也旣抵南都與同志阮大鍼等酬飲城外數日竟  
不入覲識者非之

北兵與流寇方相持河南忽於十七年十二月某日午  
時有榮澤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櫓門扇畢  
具北兵望之亦驚駭踰二時方滅人以爲中州鼎沸之

象

上命臺省開列從逆諸官予以侯總督恂

萬厯丙辰名商邱人

送部倪給諫嘉慶

天啟壬戌江寧人

以恂舊司屬婉解之子曰

昔爲刑垣時渠方以司徒坐繫譖者謂子寬刑數疏皆爲伊解免地故及於謫已賜環北上遇於途見其以奔喪大臣衰絰去體僕從皆鮮華故以當日不孝而疑今日不忠也嘉慶默然

張太宰捷先爲北少宰時曾薦逆案呂戎政純如爲太宰南垣將繼北垣後合疏攻之楊給諫兆升獨不從其被察以此至是捷決意予環不月餘連擢至戶科都諫初兆升將復官吏科張都諫希夏鈔參之謂不宜以察

員復捷不聽每語人云我爲吏科鈔參所苦此亦其一也

袁江督繼咸密遺何少司農楷倪給諫嘉慶等書言左良玉雖無邪心左右骨鯁者少勢已成畸重寵濫不驕賢者所難朝廷宜稍假督撫權示相維勢二人言之當事漠然也至是因僞太子一案喧傳楚地有言薊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督輔可法可法又轉送興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韓贊周盧九德往識認見卽叩頭獨馬輔士英往視以爲僞者又有言舊講僚方翰林拱乾出歎息聲幾得罪人遂不敢言者然可法實無此事而士英則偕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乾又士英遺書阮大鍼自

蘇州召驗亦未以歎得罪也良玉聞之疑疏言此事未  
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  
皇上不失至德羣臣不失忠蓋等語語頗正及再疏至  
乃云東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錄訊詞以示疑自若也  
適下錦衣衛刑鞠窮詰之楚之閩致中外競駭謂大獄  
將起時革職黃澍留楚心銜士英而良玉諸部將又畏  
闖逼遂力贊良玉借太子爲名焚武昌東下  
江督袁繼咸聞闖賊南渡恐由岳犯沙則袁吉危乃以  
鄧林奇郝效忠陳麟三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  
士元等援袁吉已登舟矣聞左良玉反復旋九江移諸  
將家眷入城繫兵心諸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集言眾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玉至諭以理諸將亦請歛兵入守相機行繼咸謂入城示弱不可乃逆弁郝效忠兵則已不待令隨家口先入矣良玉舟抵北岸書言願握手一別爲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泣請繼咸往晤紓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殊往必墮計士民請益堅遂同監紀余有灝會良玉於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移舟南岸云欲請教繼咸以良玉入城不便同各鎮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怒監紀余有灝陰躡繼咸足曰再激事立變繼咸遂不復言與良玉成

賓主禮而別約不被城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  
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予已說寧南易  
檄爲疏屯紮候旨矣時繼咸方約諸將堅守而效忠先  
陰與良玉約部將張世勳又故與良玉部將張國柱善  
潛調其兵夜入城縱火撲一火復一火發世勳與效忠  
遂夜半劈門出諸將懼罪俱出城與良玉營合良玉兵  
溷入城殺掠九江人不能復辨識婦女財物俱席捲去  
繼咸正冠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且泣曰寧南本無異  
圖公以死成其爲亂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稟曰隱  
忍到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面責  
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子負臨侯嘔血

數升是夜死祕不發喪共推良玉子夢庚爲留後急移舟東

往例諸臣皆服不一色自毅宗卽位始命專服立人以爲立北方色也陰盛不祥至是予言於諸輔謂宜仍國初服色爲便諸輔譜而未行卒爲北兵所滅

鳳陽皇陵未災時里氓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不輟乃率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識者以爲不祥

惠宗與孝愍皇后諡後又諡靖難諸臣咸謂大典備矣獨張儀曹采語予曰若獨不念惠宗弟若子乎封爵未復諡號猶懸如普於諸臣而靳於若主之弟若子猶缺



典也予復爲疏請於是孝康三子之降爲郡王者公主  
之降爲郡主者與惠宗太子之未諡及少子文奎之爲  
庶人者或復爵或補封皆予諭時太廟未建又奉先殿  
不設位予言於張奉常元始崇禎戊辰上海人始以帝后附祭  
孝康陵諸子皆附二百餘年僅有此祭歷冬至歲暮春  
分三祭而國亡

易僉憲應昌

萬麻丁未臨川人

素負輿望至是耄矣初抵郊外

載給諫英糾之不辨亦不辭竟抵任及轉少司空又爲

王給諫士鏞

崇禎辛未金壇人

所糾奉旨不必深求次日謝恩

亦不辨人以爲鳳德之衰

陳侍御以瑞

萬麻己未進賢人

當天啟時彈射多人至絀逆案

尋亦削奪故得復時張侍御孫振掌道欲畀以瑞及喉  
糾某某皆不應每對喬侍御可聘言追悔前過誓不爲  
已甚孫振不悅遂不得掌道

錢宗伯謙益博覽羣書尤苦心史學當作開國功臣事  
畧時聞予家有傅穎公三代廟碑三走書江北期必得  
乃已又自言讀王弇州史料有定遠侯王弼賜死家至  
籍見楚昭王行實之說卽馳書托某親知往楚府求昭  
王行實至乃知弇州言非至是疏言留心國史三十餘  
年請在家開局纂修上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然以久  
於門戶一老翁而詆東林薦逆案不知作史時何以措  
豪後國亡史稿皆付絳雲樓一炬殊可惜也

應天府張教授丁乾

崇禎辛未  
光山人

罷職回中州遇流賊耳

鼻皆被割至是秉銓者憐其流寓補京官每入朝耳鼻皆以木代觀者以爲不祥

寧南侯左良玉疏云臣提師在途恐百萬之眾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逆賊馬士英罪狀正告陛下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手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罪一也國家提衡文武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柄國賣官鬻爵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杰以貪罪遣戍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污絞犯不數月夤緣僕少袁弘勳與張道濬同

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他如楊文驄

入啟辛酉貴陽

人劉泌王燧黃鼎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

當路罪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用腹心阮大鍼爲添註尙書濟其篡弒兩子梟獍又操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罪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置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罪四也陛下卽位初恭儉仁恕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色以損聖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五也國家遭此大變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白引用大鍼睚眦殺人如雷縝祚周鑣等煨煉周內

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爲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伺又募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動曰廢立由我罪七也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大鍼一手拏定抹殺的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之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肆市曹傳首

抒憤

予以奉差祭禹陵已領辭朝票聞左帥良玉反繳不行

曰無事享其榮有事避其難臣道乎會黃侍御耳鼎一僕自武昌至謬言良玉未動訛傳耳喬侍御可聘以告予而馬輔士英聞之亦張筵賀誕朱衣填門予曰是不可留矣復領辭朝票先士英誕期一日行越二日破安慶報至北報亦旋至人生遭際亦有數耶

自馬阮秉政後諸臣日憂潞藩睥睨且以東林不忘擁戴借題芟翦予曰但移惠桂二藩於近畿以待皇太子之生若猶未生自有親藩在彼疎藩耳何睥睨亦何擁戴時皆然予言後命二王并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以此會國亡不果

袁江督繼咸與袁侍御引勳屢疏爭三案左鎮良玉亦

有疏助之人疑其相比故兩推刑戶侍郎將伺其入而  
阱焉上怒曰彼地需繼咸耳此地何需繼咸而一擬再  
擬皆不點用

袁江督繼咸先爲異己所忌不自安而吳應箕

貴池張副榜

自烈皆知名士與繼咸善應箕貽繼咸書勸其求解劉  
澤清借援左良玉安身以安朝廷獨自烈書爭之言從  
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此枉尺直尋之  
說耳無論各鎮反側不足恃卽幸爲我用賴以苟全此  
日播之遠近何以彰國憲異時書之史冊何以謝清議  
況各鎮陰賊險狠彼此牙角轉盼糜爛不可救安能爲  
吾黨屏蔽耶又言良玉恣睢日久若借援於彼得安其

位必竊謂江督博我聲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惟良玉  
意所欲爲少與齟齬必致憾不肯下且中外又謂良玉  
久據上游使正人不受禍寇賊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  
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鎮自此貽跋扈之漸惡在能安身  
以安朝廷哉時皆韙其言

予爲開國功臣廖永忠

楚國公永安弟巢湖人

請贈諡得追封慶

國公諡武勇旣而永忠後人具呈予處言昔文皇帝滅  
方孝孺十族九族外以門人爲一族時永忠孫二人先  
皆受業孝孺一論死一論戍至萬厯年間屠侍御叔方  
萬厯丁丑秀水人具疏請還諸忠族人之永戍者始蒙恩宥獨  
不知孝孺以門人爲一族故疏未之及迄今猶勾軍不



已世受其害乞移呈兵部特爲豁免予見而惻然亟向諸樞曹言之會國亡遂已

徐冢宰石麒麟等公疏請封于忠肅謙後爲伯其疏黃侍御澍草也內云與壽亭侯比烈又曰都城隍之號空懸蓋不知漢壽爲封邑故云壽亭侯都城隍乃齊東語豈可入告又爲左良玉草疏改謚思宗是以先帝爲不足思不知思乃謚義非思不思之謂不學無術類此

左良玉兵半羣盜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賄用板夾爇之肥者或脂流於地又所掠婦女公淫於市若入舟後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則身首立分子同年吳戶曹應恂崇禎辛未先爲楚令對予言之猶歔歔若入南都其荼毒

必有不可言者

袁督繼咸屢疏與左帥良玉相應人疑其比於良玉及  
良玉反兵抵九江繼咸爲眾所脅出迎遂失九江內外  
哄然皆以爲與良玉同謀雖同鄉萬罔少元吉天啟乙丑南昌  
人亦密語喬侍御可聘曰有之後抗節死北人始諒其

無他

湖廣巡按王中丞驥

崇禎戊辰丹徒人

家居京口質庫遍城內

每雞羹一盂非腿不食庖人必殺三雞充之餘肉皆拋  
棄又烹魚時必先置燕窩腹內方食所用木器瓦器盡  
花梨古窰其豪奢乃爾時北兵告急驥方以巡撫入覲  
未至國門已加兵部侍郎矣

姚少廷尉思孝爲給諫時持門戶甚力至是以考察爲  
憂予曰非當察而察吾何畏若公道昭明洗雪前枉則  
今日墜淵之人正異日登仙之人也後予奉差出都思  
孝又言當事者委之守城予與書曰諸君貌順心險未  
可云好相知也思孝不能決已北兵入都薙髮爲僧復  
爲人所逼遂出見

左兵與北兵交逼上召對羣臣姚廷尉思孝喬侍御可

聘成侍御友謙

崇禎甲戌  
海門人

皆揚人也奏左良玉稍緩北

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潁壽上曰劉良  
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輔士英時立御前戟手嘗曰  
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

議欵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舉朝爲失色有賈似道棄淮陽之誚時上雖憂形於色猶顧友謙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播徙時曾餉上於危也

左良玉反後九卿十三道合疏聲罪旣上已兩得旨惟六垣疏未上吏科吳都諫希哲初大言曰今日所重不在楚宜出公疏糾揆地並請固守江淮然逡巡未敢也已上防江公疏後以無疏討良玉罰六科俸

金吾于之英旣借謙後又恃奧援多幾冒伯喬侍御可聘以非謙嫡系言於掌道張侍御孫振十三道無畫題者遂祇封謙臨安伯時稱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王守仁新建伯至是謙復贈伯

周禮曹鑣雷僉憲縝祚賜死王侍御憺以吉服承旨入獄憺先有疏請斬二人縝祚曰王憺能斷得我首否鑣覺對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就縊縝祚遺命弗葬置棺雨花臺倣子胥抉目意不一月京師失

劉總憲宗周以聲氣故素重周儀曹鑣一日晤章吏部正宸問曰如周可謂粹品否正宸曰不純宗周問故正宸曰言有餘而行不足宗周嘿然又祁少司農逢吉天啟

壬戌金壇人

鑣同里人及賜死梁少司馬雲構

崇禎戊辰蘭陽人在

坐語逢吉曰貴邑一日殺二賢耶逢吉曰一賢耳蓋以

周庶常鍾爲賢也其惡鑣若此噫斯言過

楊副憲維垣首攻崔逆列名逆案遣戍故夏銓曹允彝  
幸存錄亦以爲過獨一生大誤在攻熊經畧廷弼廷弼  
功多於罪至指附鄒總憲元標與趙冢宰南星者皆爲  
鄒黨趙黨而欲於熊黨並錮尤謬及起任南都議或偏  
而行無疵幸殉國一舉足洗前非乃誣其殺妾潛逃爲  
亂兵所殺舌可犁也

江南旣陷左少司馬懋第向南哭盡哀中軍艾大選先  
薙頭力勸懋第早降懋第怒縊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濬

崇禎庚辰特用  
榜廣寧衛人

懼告懋第勾引齊寇謀危京城攝政王

遣兵入院勒令諸人薙髮懋第大呼曰我頭可斷我髮

不可落時兵部陳司務用極王遊擊一斌張都司良佐王都司廷佐劉守備統五人皆與同志遂俱執送刑部重鍊三匝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逼降皆不應執見攝政懋第著母喪服同用極長揖南面坐見諸降臣列階下大言責之曰汝誰家臣子作此面孔諸降臣皆跼踖無以自容攝政數懋第僞立福王勾引齊寇狀懋第抗言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立福王何云僞立山東豪傑皆忠孝有爲前者就見我皆勉以大義亦不係土寇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雞頭勸降應誅曰我血性男子到此惟有一死耳時攝政指用極曰汝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

部也三尺童子恥拜異類況我大明人物攝政怒命捶其頰用極嘔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復從容曰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不失富貴懋第曰雍頭不如斫頭命左右曳出至菜市口仍遣降臣勸曰先生懼乎懋第曰無問我懼不懼請問若輩羞不羞至順城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懋寧爲大明鬼耳將刑顧問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悔用極大呼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五人復同懋第南向叩頭泣曰臣心畢矣遂被殺五人皆爭就死其時忽風沙四起捲市棚雲際屋瓦皆飛觀者近萬人咸爲流涕其同行門人咸默徐元敷葬懋第等於白馬寺傍火



用極骸骨負歸崑山故里

馬輔士英爲黃侍御澍所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鎮力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彈臣去明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爲兩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士英惟狂走宮苑中如失心狀後聞北警十餘宦豎挾之出奔外官尙不知也又言士英聽阮大鍼奸謀欲以三朝典要挺擊事興黨人之獄上獨不允亦可想其爲人矣蓋濡忍勝而明斷少者

劉翰林正宗張侍御懋燧於弘光時皆仕南都國亡兼程而北得補原官己正宗官至大學士懋燧尋調外高材捷足未可盡詡

萬厯四十四年丙辰爲北天命元年是沈同和

吳江人  
趙鳴陽

代作事  
覺遣成

以贖元黜革之歲也中國無元而外國有元且

其得力之洪承疇已於是科獲雋

弘光乙酉二月有五色日數十相鬪煌煌激射自未至酉始滅天日爲晦

楊納言維垣曾語予曰當時不宜遽逐李選侍選侍逐則客氏進無內主故也亦是一說

三垣筆記下 平神氣益壯天命元平皇於同味

三垣筆記下

明興化李 清撰

補遺

劉總憲宗周

萬曆辛丑會稽人

有疏云天道有陰陽而人事應

之其事爲君子小人君子小人進退則否泰之關也聖人嘗致嚴於始進矣於泰之初曰拔茅茹否之初亦曰拔茅茹同一拔茅耳未辨所爲君子小人也君子固自勉其爲君子而小人亦自忘其爲小人聖人從而微辨之則繫否以貞吉又以廣選善之門也嗟乎辨之不早未有不以小人加君子者而世道因之矣今天下誰甘爲小人者臣請質之事始陛下龍飛海甸天實爲之人

曷力焉而乃有以護蹕微勞居功定策入內閣晉中樞  
宮銜世廕者非先鳳陽總督馬士英乎因以鳳陽之入  
更司馬之出臨敵易將坐誤軍機亦士英也於是先吏  
科給事中李沾備言定策挑激廷臣構成水火誠意伯  
劉孔昭又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致朝端聚訟諸臣之  
品不同而比類相從大抵有拔茅連茹之象於是羣陰  
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  
則逃官可以汲引兩家賓客互相譏亦互相挾中朝之  
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  
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恃士英卵翼奉若驕子浸浸  
尾大而劉黃諸將又置若奕棋洶洶爲連雞之勢動曰

不和至分割江淮四鎮以慰之遺異日藩鎮之禍則皆高傑一人有以倡之國勢如此人心可知督師之伎倆既窮北伐之聲靈盡挫宜其奄奄兩月不能一步踰江北也尤可慮者京營一旅自祖宗以來皆助臣爲政樞貳佐之至先帝始設內臣提督成敗之數可知陛下立國伊始正可講求祖制以煥新猷而不意又有盧允德之命所稱居重馭輕之謂何則士英又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總之夷狄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宦官又往往相爲表裏自古未有宦官典兵而天下不壞者尤未有小人羣起用事而專閫之人能樹功方域者惟陛下自爲社稷計首辨陰陽消長之機獨奮朝

綱亟敕士英仍出督師鳳陽駕輕就熟聯絡各鎮次第  
決用兵之策諸將中仍有不用命者立以朝廷之大法  
處之由此北拒敵西滅寇南收荆楚惟諸將所至再啟  
茅土而士英遂並得以功名終矣若今督史可法卽不  
還中樞亦可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  
犄角將見疆場之臣旣和於外廟堂之臣亦和於內中  
興事業其賴是乎若京城提督亦在陛下獨斷而寢之  
疏入留中

劉總憲宗周因馬輔士英乞休一疏語多譏刺乃言臣  
前疏規及樞輔馬士英士英遂杜門乞休致煩聖明下  
詔示以和衷臣罪滋大乃士英獨因臣疏追痛先帝而

遂坐臣以目無君父又因以喪服未滿自稱草莽而並  
坐臣以不臣天子則臣罪死有餘辜臣不足惜將使天  
下遽謂先帝可忘凡痛及先帝者卽謂之不臣是顯爲  
亂臣賊子立赤幟也而又何有於皇上乎士英所亟亟  
自明者定策之功臣豈謂無功惜所以居功者猶未盡  
也使士英果居定策功則今日討賊復仇何如其急旣  
坐中書之堂復筦樞務之重三月以來何事不辦將謂  
東除西蕩立取仇人之首懸之闕下祖宗疆土盡奠版  
圖斯時策勳飲至周召方虎之業又孰議士英者乃今  
江北四鎮岌岌乎分崩離析士英不聞調度一事惟聽  
其各相雄長以自爲利遂使進無恢復之圖退無畫江



之計日復一日敗局難收士英將何以保前功不終負  
恩皇上乎借曰別有機宜臣請翹企視之矣疏成將上  
會高輔弘圖言士英未可遽去恐水火不已將爲善類  
他日隱憂遂止

劉總憲宗周聞劉東平澤清糾已疏言國家所以久長  
弗壞恃此紀綱法度而已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  
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  
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  
之皆自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盡矣至澤清所欲  
殺臣者朋黨之說也慨自神廟朋黨之說興而空國之  
禍積漸不可解其間所稱爲黨人久已丹沈碧化越一

二十年而臣尙偷息人間世方指爲遺孽至此當殿後死矣何待澤清言獨澤清尙自詡國家勞臣乃敢遂行君側之誅如温卓故事朝廷安可置之不問臣忝大臣義不受辱仰惟皇上先與臣罷斥仍取澤清原疏下廷議應否誅臣稍存法紀之萬一卽臣罪應誅幸而不見殺於盜賊之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不見科臣韓如愈之死於非命乎然至今竟無問及之者時事至此良可痛矣疏奏留中

劉總憲宗周爲四鎮誣詆不具疏辨但具揭云國難方殷非臣子角口之日然其中臣誼所關有不容徑置不問者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况遭先帝非常之變臣

子敢處以常禮曰草莽孤臣乃遂不臣乎且職民也欲  
署前任則前任無官欲署新任則新任未任稱草莽孤  
臣道其實也君父之喪一也禮未卒哭稱孤子二十七  
日以內於臣何獨不然乃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至  
親征之說蓋仰體皇上急於復仇之意以爲計必出此  
卽假此先聲以圖實著存此大義以激人心亦兵機所  
不廢又欲借此以殺職職不受也方賊勢洶洶貴鎮突  
有家眷寄江南之說業已阻挫士心矣未幾而割地講  
和爭以維揚爲奇貨兵民仇殺激之者誰乎數月以來  
徒以諸鎮之故動費朝廷區處致坐誤北伐之機將何  
辭以謝天地激變之罪職尤不受也至挺擊一案與職

風馬牛不相及而借此題殺職職甘受乎求其說而不得猥曰道學穰苴之言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霍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亦道學君子所不廢也貴鎮獨未知乎今而後貴鎮幸一意辦賊有進無退以副知遇不致再作江南之夢與古人爭烈職雖死何恨澤清等語塞宗周遂求去

夏銓曹允彝憂居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問唐肅宗於安祿山之亂六等定罪首大辟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雖破元肅並存先帝何在君崩臣活較元肅時宜加一等或問唐德宗於朱泚破先斬降泚寵任官崔宣洪經綸等德宗至

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  
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黨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橫行  
若此今鬪勢久成諸降賊者自負恩喪節而非鬪逆同  
起事則盡法中有差等或問先帝嘗有欽定逆案可仿  
否曰是又不同魏崔雖謀危宗社殺害如嬪屠戮忠良  
而非弑主也今逆鬪罪豈魏逆比比從逆當加等何疑  
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矣何以定之曰重者辟  
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及戍次遠戍最輕者流近  
地無貶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實仍六等今之降賊者以  
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崇禎戊辰乾州人張嶙然義烏人黎  
志陞崇禎甲戌華容人韓琳萬曆丙辰涇陽人安伸萬曆丁未淄川人白廣恩

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爲搜宮或爲用刑皆大逆

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皆都城破後屈節者耳

其最重者如何瑞徵

崇禎戊辰榜  
眼信陽人

楊觀光

崇禎戊辰  
招遠人

韓

四維党從雅

天啟乙丑  
寶雞人

薛所蘊

崇禎戊辰  
孟縣人

等受賊寵任

爲賊僞大臣也周鍾手草僞詔指先帝爲獨夫稱逆賊

爲堯舜者也楊廷鑑

崇禎癸未狀  
元武進人

陳名夏

崇禎癸未探  
花溧陽人

魏學濂

崇禎癸未  
嘉善人

或獻條陳或定儀注或請催漕此彌

天罪也爲首等降賊爲要秩且視舊加陞如庶吉士徑

受僞編簡科道改僞弘文少卿改僞正卿等職非投順

最先媚奉最諂何以至此爲二等如降賊仍爲僞要官

雖不改其舊亦是受賊寵用尊如僞卿寺要如僞弘文

偽吏政偽諫議偽漕院直指等官何容未減爲第三等如已受僞官爲所疎遠不甚著名者爲第四等初曾受夾不能自固而降又不甚著名者爲第五等獻金獻女以媚賊求免而托故未授僞官者爲第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受賊官於五月十四日以前賊未敗先自逃回者視本等或減一等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日以前爲敗後竄歸者身投司敗良心未滅或於本等議減等惟至今未歸歸而不出雖云逃歸實受賊差委將爲內應此無論逃於何時斷難減也又曰唐以早定六等致從逆益堅再召史思明亂今刑章太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子所論者法而已矣或誅亂而亂定或養

亂而亂滋諸從賊者皆誤國庸流非縱橫險才也賊之滅亡豈附賊者能支然國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歸國者凡諸從逆未歸之家羈其妻子錄其家產俟之三年有能擒賊渠魁建功於國者赦雖極如宋企郊等苟能斬闖賊並劉牛等賊亦赦之可也惟終於不歸卽加等族誅籍沒又非六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徐論德汧里居感憤時事貽同事書曰今日賢邪之辨不可不明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爲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同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爲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爲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爲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



節在公者爲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別澄敘無舛故人  
謂異同立而賢邪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  
流品始出夫以先帝十七載乾惕卒使鼎湖泣於寇孽  
椒殿傾於賊烽其故何歟良由頻年以來是非混淆士  
大夫精神智慮未嘗爲君民勤恤爲職掌究圖極其末  
流乃至膜視主上如胡越之瘠肥委身寇仇若秦楚之  
朝暮豈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  
慮事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鸛逐雀  
勿疑也有能奠麗斯民者則庸之不然如爲苗翦莠勿  
後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枝官稅政便文自  
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悃幅

無華失專心向公之士毋<sub>言</sub>昏聞聲之浮慕援助之實繁  
濫收趨勢游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順意  
悞用呈身換面之儉流除凶雪恥端有賴矣其言公平  
可采

四  
余

為用星與海而之始流舒以無源  
諸賢賦笑其言八  
高與歐陽諸君之  
一準之丹心八言  
三垣筆記下  
向公之手世  
得阿華文行  
錄終則之